

象山人文

象山县首家国营工厂的诞生

张克田

1950年10月，象山县粮食局将我从石浦镇调回县城丹城镇，负责接管私营翁家轧米厂，筹建象山县首家国营工厂。往事犹在眼前。

解放初，象山县丹城镇没有国家粮仓，我们征借的军粮公粮储存在两家轧米厂和电灯厂的粮仓中，军公用粮凭象山县粮食局提单，到三家工厂提取。

1949年10月，我从上海军管会奉调至象山县，遇到首件不顺心事情是：象山的大米饭如同嚼糖一般，既硬而难咽，上海来的同志都有同感，责问我这个办理象山县粮食局粮食提单怎么搞的？为此，我和当地籍干部稽宁荪专程赴翁家轧米厂调查，由我提问，稽宁荪为我翻译成当地方言。

我问翁家轧米厂老板翁绳：“无锡大米饭软而香喷可口，为什么象山大米饭如同嚼糖硬而难咽呢？”翁老板答道：“象山的稻谷和无锡的稻谷品种不同，做出了大米饭味道自然不同。”

我又问：“象山稻谷同无锡稻谷品种又有什么区别呢？”翁老板又答道：“象山稻谷是低级稻谷，无锡稻谷是高级稻谷。”

我再问：“象山有无高级稻谷？”翁老板再答道：“象山只有低级稻谷，无高级稻谷。”

我们怀疑翁老板的回答有诈，特秘密询问该厂一老工人：“象山稻谷与无锡稻谷有何不同？”老工人答道：“只有品种区别，没有什么地区区别。无锡主要是种单季中稻，由于生长期长，所以做出的大米饭好吃。象山深水荡田也种一季淮白中稻，大米细而长，上海米行称高细干，做出的大

米特别好吃。此米是大米之王，价格也最高。象山天气比无锡暖和，冬季种草籽（绿肥），春季种早稻，夏季收了早稻再种晚稻。晚稻大米和无锡大米同样好吃。早稻由于生长期短，早稻米没有晚稻米好吃，但是耐饥，贫穷人家都吃早稻二道米。”

我问：“什么叫二道米呢？”老工人答道：“二道米就是稻谷只加工两次的糙米，因米糠多硬而难嚼，如果加工三次就好吃了。”

我问：“你们轧米厂供应的军公大米是什么稻加工的，又是加工几道呢？”老工人气愤地说：“你们运送到阿拉厂的稻谷，早稻谷、晚稻谷、淮白稻谷都有，但是老板供应政府和大军是早稻二道糙米啊。”

我严肃地说：“我们奉象山县粮食局李局长指示，责令你即日起纠正一切违法行为，否则以反革命罪论处。何去何从，翁老板自己看着办吧！”说完我和稽宁荪扬长而走。

我和稽宁荪兴致勃勃地回到象山县府时，碰到与我一起由上海调到象山的战友刘连荣同志，当时他管食堂。我对他讲：“大家埋怨你食堂管得不好，吃陈粮烂米饭，这是不白之冤啊！现在我们搞清了，是翁家轧米厂老板盗卖我们优质稻谷谋取暴利，以早稻二道糙米冒充好米，使大家吃难咽的米饭，使你老兄蒙受不白之冤。”

说完我和稽宁荪扬长而走。

我和稽宁荪向时任象山县粮食局长李瑞三汇报了翁家轧米厂的调查情况，他听后气愤地说：“奸商奸商，无商不好，他竟敢发战乱之财。你们马上返回翁家轧米厂，责令其迅速纠正。”

我们即刻返回翁家轧米厂，先是不动声色地问翁老板：“象山稻谷究竟有几种？”

他还是一口肯定地答道：“只有一种低级稻谷。”

我说：“不对吧！你说象山只有一种低级稻谷，我们特向农民调查。农民说阿拉是冬

天种草籽，春天种早稻谷，夏天割了早稻种晚稻，西乡深水

荡田只种一季淮白中稻。晚稻

米和淮白稻米都好吃，价格也

高。早稻米没有晚稻米好吃，

价格低，但耐饥。贫穷人家只

求填饱肚皮，不讲究好吃不好吃，都吃早稻二道米。山区农民常年吃番薯干，过年过节才能吃上早稻米饭。翁老板对不对？”他低头答道：“是、是、是，是这样。”

我再问他：“食用大米应

该几道呢？”他深知已经露了

了马脚，语无伦次地说：“这

个、这个、这个吗？”

翁绳这种违法行为被我们

发现后，他后来乘粮价大涨之

时，又盗卖国家大批公粮。事

发后，翁绳交不出如此多的公粮。

象山县人民政府依法决定没收

翁家轧米厂，此厂归象山县粮

食局管理。

1950年10月象山县粮食

局调我从石浦回丹城，由我单

枪匹马接管翁家轧米厂。

接管翁家轧米厂后，我背

着自己的行头（当时就是一条

棉被、一条军毯、几件衣服和一

双布鞋）住进丹城轧米厂，与工

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

和工作中，我熟习了轧米厂的

生产流程和设备，就和老工人

共同商量研究如何改造设备，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当时，该厂柴油动力机（此

时因没有柴油改造为燃烧木炭，而且象山所有动力机，包括

电灯厂发动机都是以木炭替代

柴油）和轧米机长久失修，经常

发生故障而停产。就决定停产

数日，由工人自行检修，将损坏

的机械部件更换为新的机械配

件。

此时筛米还是人工操作，

不仅用人体力重，而且和轧

米机不配套，生产效率非常低，

经常出现轧米机停产等待筛米

的现象。为此就购买了一套新的

机械筛米机，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人劳动强度也减轻了。

我进工厂时，工人和职员

都是回家吃饭，我则回象山县

机关食堂就餐，不仅浪费时间，

而且吃饭时间轧米厂无人看管，非常不安全。于是就仿照1949年春天我在无锡乾巽丝厂做军代表时该厂的做法，由轧米厂免费提供工人和职员一日三餐饭食，并委托饭店代烧，中晚餐四菜一汤，荤素兼备，冬天还吃暖锅，工人们对此次欢欣鼓舞。由于该厂机械落后老化，满厂灰尘飞扬，工人劳动强度大，衣服磨损严重，就决定为每个工人和职员做了套藏青色劳动服帽。

上述举措都得到了工人和职员们衷心拥护，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生产效率成倍增长。那时，群众视私营工厂是资本主义，视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厂内工人和社会群众都说：“国家工厂设备好，生产原料多，工人福利好，生产效率高，社会主义就是好！”

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秩序，争取经济状况基本好转，1950年2月，中央财委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根据会议讨论，政务院（国务院前身）

作出《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明确规定：将全国公粮由中央统一调度，第一线管理公粮的各县粮食局一律更名为中央公粮某县粮

库，各地隔日向中央报告公粮

征收入库和公粮出库数字以及

库存数字，不得虚报瞒报谎报。

据此，象山粮食局更名为

中央公粮象山县粮库，随之我

将丹城轧米厂更名为国营中央

公粮丹城加工厂，并以黑油漆

书写在工厂大门的上方，过路

群众都路过都会止步以惊奇的

目光观赏。

就这样，象山县首家国营

工厂诞生了。

民间拾遗

贤庠木瓜村“王家一枝笔”

陈斌国

在贤庠镇木瓜村，常听到这样一句顺口溜：“王家一枝笔，柴家一副力”。村主任柴常国笑着解释：王氏家族历来尊师重教，学风浓厚，人才辈出，柴氏家族务农经商，辛勤劳力，艰苦创业。

“木瓜有历史。”退休教师王定法说起故乡文化，情不自禁赞叹。王定法今年72岁，木瓜王氏后裔，年轻时曾多处任教，担任过黄避岙中心校校长。退休后定居老家，热心文化传承。前几年义务搜集整理木瓜王氏宗谱，今年在村里支持下，着手采集编写木瓜村志。据了解，木瓜村现分上木瓜、下木瓜（张陈）两个自然村，前者以王姓为主，后者以陈、柴姓居多。

王氏居木瓜最早，为村上第一大姓。谱载，南宋末，奉化小万巷王天益赴象山就任县尉，生子王德一、王德二，王德二因遇险获救，落脚木瓜。

说起木瓜之名，外人总觉怪兮兮，其实是“摸瓜”谐音，这里还有个传奇而有趣的故事。相传王氏先祖王德二外出做生意，乘船过象山港时遭遇强风浪倾覆，刚好抓到一块木板漂浮到今方湾矮岭山脚，保住一命，以为有缘暂居山北，种植瓜菜，藤蔓生长旺盛，翻过方湾岭头。王德二务农时，还兼做买卖。一夜漆黑，他自山南回家时迷路了。东摸摸西索，碰巧摸到自家瓜藤，于是顺着藤蔓找到家。一块木板搭救性命，一根瓜藤巧指迷津，以此称山为摸瓜山，村为摸瓜村。

王德二先住山北，后见山南盆地依山滨海、直对珠山，于是转迁过岭，安家立业，生育王敬可（住木瓜）、王敬同（迁溪沿）2子，子孙繁衍，已传24代，成为大族。王德二坟墓尚存，坐落村后热岙岭山腰，上坎有棵几抱粗的古大樟。

王氏子孙时刻铭记祖辈读书做官的家训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尚可后，延聘先生开办私塾，教授同族子弟。王氏明朝就立谱，岂料清初郑成功北上抗清时，在象山港口发生激战，族人在逃难中不慎将谱本丢失了，令全族遗憾万分。

王定法介绍：纵观王氏脉络，前十几代亦农亦商，小有积蓄，但功名寥寥。到了清咸丰，第15代王正国刻苦求学，崭露头角，名榜国学生。他牵头筹建瞿公庙，建造王氏祠堂，续修王氏宗谱（六房谱）。夫妻俩生育6子，多有才学功名，为此他获得钦赐褒表，象山县令奖匾。在正国公感召鼓励下，王氏学子厚积薄发，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先后出现庠生、国学生、太学生等14人，其中两位担任过县教谕，因而被当地乡亲誉为“王家一枝笔”。进入民国、新中国及高考制度恢复期，王氏家族学风绵延，经久不衰，先后有五六十年走进各类高等院校，从政从军从商从工，人才济济，远近闻名。

村里老人谈起王氏子弟成才出息，无不翘起拇指夸赞，引以自豪。他们认为：王家人丁兴，学风好，除了勤奋苦学，还与瞿公佑护有关。

村东狮子山麓有座瞿公庙，四合院落，门楼朝南，内有戏台、正殿、厢房，占地约1亩，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供奉瞿公真人，庙会日为三月廿六。传说瞿公四川人，为明天启年间街坊孝子，后升天为神。

瞿公庙与木瓜村结缘，始与清咸丰一年一月渔夫捕捞传说。一天，有位渔夫在村东河上碇头扳罾网，前两网空空，许下心愿后，第3网鱼虾满网，还浮出一尊木头神像，渔夫兴奋不已，一头鱼货、一头神像挑进村，逢人便说神仙降临，有人辨认神像是民间信仰天神——瞿公真人，他保平安、治百病、助农。当时王氏族长王正国完成祠堂、族谱后，正想筹建一座村庙，正巧财神上门求之不得，遂与房长们磋商，动员出钱出力，选址建造瞿公庙，并带头捐献大殿前方石柱，题刻对联：“地接狮山雄伟庙，门当珠岸灿烂神居”。瞿公庙建成后，常年香火不绝。

岁月屐痕

小小锣鼓队

王庆良

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之前，在我们象山东乡的迎亲队伍中，少不了敲锣打鼓，叮咚呛，叮咚呛，叮咚呛叮咚呛叮咚呛，渲染着喜庆的氛围。这时，我们小屁孩们，就会顺着声音，赶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去看新娘子喽！去看新娘子喽！这锣鼓，俗称响器，当时是属于生产大队的，每当公社社员开大会，每个大队的社员们集体去会场时，常常也是锣鼓喧天开道。如果村里的下祠堂里做戏文，锣鼓便用来闹台场，老远都能听见。

在珠溪老街旁边，有珠三角队社员们集会的小礼堂，紧挨着小礼堂，有一间民兵们聚集或值

夜的屋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队购置了响器之后，几个年轻的民兵农闲时就在那里练习敲锣鼓，我听到了，就会跑过去看，不无羡慕。只见“大捕船”叔叔敲起大鼓来可有劲了！那种气势，似乎可以压倒一切！

我读四年级那年，我们的中心小学里也买来响器，黄大祥老师把陈琪、陈骅、姚侃和我四个同班同学叫了去，各人分工，组成一个锣鼓队，陈骅打大鼓，陈琪敲大锣，姚侃敲钹，我打锣，然后开始在放学后练习。黄老师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指导，然后合起来，口中念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叮咚叮咚呛，呛一呛一呛。学了一段人起劲地敲了起来。

1980年元旦前，我们几个

同学一起读初二，班主任徐春凤老师和张彩亚老师教我们排练了一个“三句半”节目，在珠溪中学大礼堂里表演。至于具体什么内容，如今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也是1980年上半年，一位家住珠溪村的王文崇老师要退休了。他刚刚还在上一个学期教过我们初二历史课，讲过南宋宋时的耶律阿保机等。记忆中的老师老了，讲课时，满口飞沫，大多数时候眼睛几乎想“七品芝麻官”那般贴着书，自管自地讲着。那天，学校临时让我们不上课，要我们四个人敲锣打鼓欢送老师光荣退休。在卓恺伦副校长的带领下，王老师胸戴大红花，一起步行十

石浦渔人码头营业用房租赁权拍卖公告

编号XCQ2019026

受象山水产城渔人码头海洋休闲有限公司委托，经国资局同意，定于2019年10月24日14时在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交易大厅（象山县象山港路300号百福大厦裙楼四楼）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 标的详细地址：石浦镇大黄水产城内渔人码头（六间营业用房）；

2. 建筑面积：1111.25平方米；

3. 租金单价：22.7万元/年；

4. 租赁期限：五年；

5. 用途：营业用房；

6. 拍卖方式：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不到保留价不成交。